

当代书法“回归二王”没有意义

■郑荣明(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执行主席)

近年,倡导“回归二王”,在书法界似乎很是主流,对此,我们很是不解,而且觉得在当今书法发展进程中,这是属于反“艺术”的!我们需要“回归二王”吗?“回归二王”有意义吗?

书法史上,确有数次“回归二王”,也就是所谓“复古”,如北宋末至南宋、元代、清初,主因似乎都在于纠“偏”正“脉”,但结果都不好,甜腻的赵董书风、台阁体、馆阁体皆因此而生,书法的“写意”和创新几被断裂、扼杀,如果不是明中叶至清初的徐渭、张瑞图、黄道周、倪元璐、王铎、傅山的出现,如果不是清中叶后碑学的兴起,中国书法的“艺术”性不知会打多少折扣!

当下书坛,本身“二王书风”之泛滥已成靡靡之态,本身书家的“创新精神”已几乎灭绝,却还要大肆张扬“二王”、倡导“回归二王”,这是不懂书法史呢?还是漠视书法创新规律?抑或学书法稍有成就的和已经成为“书法家”的,有很大一批人,都喜欢说:我是“师法二王”的!由此,似乎就能炫耀某种优越和高贵——是啊,“二王书法”最正统,是中国书法的“最高峰”,学好了“二王”,当然就“高人一等”了!但是,看这些人的笔下,往往满纸流滑、一派俗气,难以入眼。

学“二王”的,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,油腻者、甜俗者、庸正者,或前仆后继,或层出不穷,构成了书法史最令人无奈的“俗书”系列,并更在“实用”这个层面泛滥,不仅长期主导着大众的书法认知,还经常打着“正统”“经典”的旗号,以“人多势众”抵制甚至扼杀书法在“艺术”之路上的创新变革。

绝大多数的“俗书”,其“源头”就是“二王书法”。当然,这些书写者只是学了点皮毛,摆出些许骨相,就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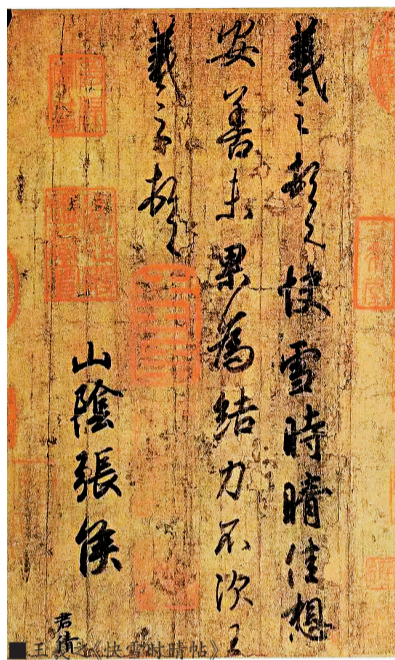
以“最正统、最高级”自诩、唬人,又因为符合“大众审美”而能“广泛认可”,最后,在我们这个大多数人“傻傻地”分不清写字和书法的“国情下”,“俗书”几乎成为了书法的代表——在当今的网络生态中,这就是很“正常”的现实,网络上无数的“喷子”大肆地围攻所谓的“丑书”,其基础也正在于此!

我们经常因此为书法而悲哀。当然,也不由地时时回首,重新从“骨子里”去审视“二王书法”。

“二王书法”在笔法形式、趣味表现上,其立根于“端正、中和、优美”的“本正”“正统”,与人在书写上的最基础的欣赏感觉、审美要求是“无缝”对接的,它们的“规范”“模式”,无论文人士子、普罗大众都能欣然接受,所以,它们作为“经典”,是无可非议的。

但是,在“学艺不精”者手下,端正极易成为庸正,中和极易成为油滑,优美极易成为甜腻,“魏晋风韵”极易演化成“活色生香”“靡靡之音”,这又很明显地在历史上、在现实中,构成了书写“链条”上的一个“常态”。无论唐宋元明清,都有这样的一段历史,贵如唐太宗,乾隆的笔下,也俗态纷呈,至于台阁体、馆阁体的出现,则以应制书体、应试书体乃至可对标“印刷体”的“形象”,已成“艺术”之反面,无须多言。这样的“常态”,以“写字”“日常书写”乃至“书法文化”的立场去面对,自无可,但以“艺术”“美学”的立场去审视,我们无论如何都难以产生“品味”“品位”“的高级”认知。

在此,我们似乎可以明白,在“二王



书法”“高高在上”的背后,我们也可以很显然地捕捉出它们的“负面价值”——前文实已言明。“二王书法”好看、规整、易于上手、符合大部分人的审美需求,固然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能接受的经典,但这种很容易“泛化”的格局、格调,往往与艺术价值中最高级的“独特”“独立”,还是有一定距离的。

所以,“二王书法”是中国书法的“最高峰”,这样的说法,是不全面、不辩证的。

(本文有删节,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)

顺德“金凤展翅”文艺育才计划初见成效

■张峰(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)

为进一步发挥顺德区文艺骨干的带头作用,加大对年轻文艺爱好者的培育,顺德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推出文艺人才“金凤展翅”育才计划,通过系统、有目标的三年计划,形成合力,营造顺德文化氛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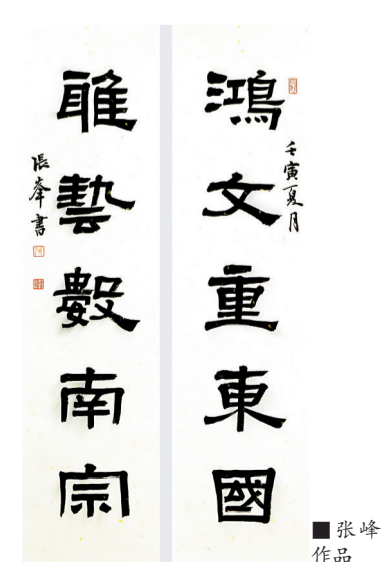
2020年6月,顺德区文联邀请区内各个艺术门类中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40名导师开设31个有针对性的文艺课题,招募具有一定基础的年轻人才参与培训计划。经过课题班导师的审核,31个课程班共吸收479人,开展为期三年的学习。三年来,不少学员在各级展赛中斩获佳绩,文艺育才计划班学员荣获省级以上奖200余次,育才计划初显成效。

“金凤展翅”文艺育才计划“楷书临帖与创作课题班”聘请彭建生担任导师。通过选拔,该课题班共招收15位学员。这15位学员从60后到90后,横跨四个年龄梯度,有教师、公务员、公司职员以及自由职业者等。

彭建生引领学员书法从“技”至“心”,到精析的讲授,每一步都是循序渐进,逐一相持示范。诸生有则上寻魏晋南北书风;有则深究盛唐之法;有则学宋人之天真烂漫;有则追元明之清美秀俊,雍容典雅之态;有则习悟清人之浑厚拙朴。

孔子云: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。”这是对楷书临帖与创作课题班学员的生动写照。在结业之际,遴选部分习作,由佛山市顺德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,伦教街道文化站、顺德区书法家协会承办的有楷不拘——顺德区文联“金凤展翅”文艺育才计划彭建生楷书班学员小品展在伦教678文化街畅和书院开展,展出师生书法作品30余幅。展出作品有精心的临摹作品和富有新意的创作作品,涵盖隶书、楷书、行书等书体。尺幅小品,古色古香,淳朴稳健。

该楷书临帖与创作班有三个特点:一是利用公共资源开展公益性书法教育,不以学历为目的,纯粹是为了专业技术的学习;二是结合学院教育和师承教育的优势,为学员提供近距离接触名师的宝贵机会;三是教育成果丰硕。学员的艺术修养有了明显提升,不少学员在各级展赛中斩获佳绩,育才计划初显成效。通过两年的学习,学员有1人晋升为中国书协会员,4人11次在省级书法展赛中获奖入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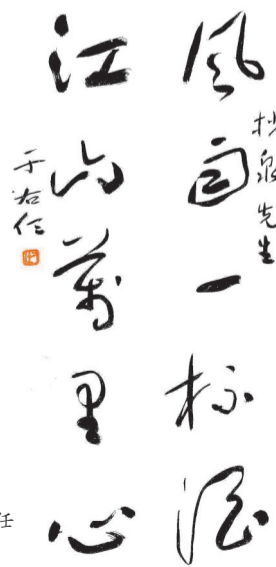


■张峰作品

于右任“标准草书”的时代局限

■高朝东(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会员)

1932年,民国书法家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并创办《草书月刊》。他将推广标准草书“易识、易写、准确、美丽”的原则用于实践,系统整理历代草书,从名家草书中选出符合标准的字,集成《标准草书草圣千文》,并总结出有关书体与草书相对应的规律性符号,解决了草书产生与准确书写的的关键问题,竖起了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公认的里程碑。遗憾的是,标准草书自推广以来,人们并没有普遍接受“标准草书”,就连书法界人士习此也少。



■于右任
书法

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,我认为,于右任的标准草书还存在着一定的时代局限性。他的《标准草书草圣千文》于1936年定稿,1952年在中国台湾修改定稿,没有融入现行的汉字简化形式。汉字简化是中国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。1955年1月7日,中国

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《汉字简化方案(草案)》。1956年1月28日,国务院通过并公布了《汉字简化方案》。1964年,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《简化字总表》,列入总表的简化字共计2238个,简化偏旁14个。1977年12月20日,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《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(草案)》,曾一度试用。1981年11月开始对上述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工作。经国务院审定公布后,被群众接受。但是,港澳台仍然没有与大陆同步使用简化字,这就使于右任的标准草书陷入了时代的局限性。

我认为,要使草书成为“易识、易写、准确、美丽”的实用的标准化字体,就必须结合汉字现行的简化形式来规范草书。有很多现行的简化字都是由原来的草书和异体字演变而来。那么,标准的草书就很有必要融入现行的简化字,不必再用繁体草书作为现行的草书标准。这样就会更加实用“易识、易写”,更加适合现代审美“准确、美丽”。

从汉字发展创新的角度来看,于右任无疑是一位先行者。他的标准草书,广被赞誉,称其“实用标准,规范有法”,称赞于右任此举是“近代书法史在革新

发展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壮举”。但是,这种标准草书是对草书艺术个性展示的一种人为禁锢,此举大大降低了草书艺术的欣赏价值,是违反艺术发展规律的行为。在客观效果上,我们不得不承认,于右任提倡推广的标准草书在普及推广方面、在被广泛接受方面是不成功的。尽管他为此做了很多工作,标准草书也曾经轰动一时,引来很多讨论和关注,但之后就少有人提及。在当今众多的书法爱好者中,以标准草书为范本学习草书者是少之又少。在中国书协举办的各类书展入选作品中,学他者更是难觅踪迹。这不得不是一大遗憾。

其实,我们回看历史上的每一次汉字书体的变革,都是时代发展所推动的,演变都是在处于有强烈需求的节点关口时发生的,所以对汉字的改造革新往往为人所接受,也容易成功。但时代在发展,汉字所处的社会背景也完全不同。于右任改良草书时,人们对草书的实用性需求并不强烈,而对草书的艺术欣赏性的要求反倒越来越高,对艺术个性的展示反倒越来越欣赏。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注定了于右任实用性草书的命运。